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　不喜

住在布达拉宫中，
我是雪域最大的王；
流浪在拉萨的街头，
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六世达赖情歌

仓央嘉措情诗集

于道泉 译
沧溟水 配文

藏学泰斗
仓央嘉措研究的开创者 | 于道泉
遗世瑰宝

藏汉文对照珍藏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六世达赖情歌
仓央嘉措情诗集

于道泉　译
仓溟水配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世达赖情歌：仓央嘉措情诗集 /（清）仓央嘉措著；于道泉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1
ISBN 978-7-80170-953-0

Ⅰ. ①六… Ⅱ. ①仓… ②于… Ⅲ. ①藏族—情歌（文学）—作品集—中国—清代 Ⅳ. ①I277.2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9332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总 策 划 同道新文
责任编辑 宗 边 雍 薇
摄 影 宁 心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印 制 李 静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 箱 ddzgcbs@sina.com
编 辑 部 (010) 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 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32 880 × 1230毫米
印 张 7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 (010) 66572159 转出版部

译者序

六年以前我跑到北京来学梵文，抱了满怀热望要读“梵天文字”的佛经，并且在佛教哲学中去寻求“生命之谜”的解答。刚来的时候，我带了佛教信徒的热诚昼夜无间地苦攻。当时教我梵文的钢和泰男爵常带了鼓励我的意味夸奖我，说我三个月的进步比他从前几位学生学一年还要快得多。可是，若是说我当时梵文的进步不算慢，我“怀疑态度”的进步比我的梵文还要快了好多。因为在钢先生很尽心地教我梵文的时候，我向来对佛教所抱的信仰大部分都被他“比较宗教学”的武器打得粉碎。最后，我在梵文上的进步终于被我“怀疑态度”的进步追过去了，结果就是我还不能随便读梵文书以前，我从佛教信仰所发生的热诚大半都消失了。

以后，又过了段时期，我才慢慢地对佛教史和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可是等我对这几门学问有了积极的兴趣以后，我已由于种种原因，决意不学梵文而专致力于西藏文了。

因为要兼学藏语，我乃设法认识了在雍和宫住的西藏人，得到了他们的许可，搬到他们的院子里去住了几年。

以下这几首歌的拉萨本，乃是四年前在雍和宫找到的。汉文译文也是在那时做成的。最初我并不敢把它发表，以后因各方面的激励，使我渐渐地大胆了些，现在把它印了出来，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我很感谢帮我忙的那一些西藏友人，特别是降巴曲汪君和罗桑桑结君。降君是达赖喇嘛派驻北平的三位喇嘛官之一。罗君是我的好友，我的西藏话一大部分是从罗君学的。若非降君和罗君很耐心地答复我那些琐碎的问题，有好多字典中所查不到的字是我无从了解的，有许多书中所未曾记载的西藏风俗、习惯、信仰、传说、神话等是我所无从知道的。我还要谢谢燕京大学梵文教授许地山先生，若非许先生怂恿鼓励，我一定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翻译。译完后许先生又在百忙中将我的汉文译稿修改了一遍。现在我更要谢谢钢和泰男爵，他将他所藏的一幅仓央嘉措画像的照片送给我做这本书的插画。“最末了儿但是不最小”，我很感谢赵元任博士，他不但添上了西藏语音的研究，为这书增加了不少的价值，并且费神将我的英文译文看了一遍，改去了许多错误。

于道泉写于北海静心斋

1931 年 5 月 5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译者小引

下边62节情歌，据西藏人说是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是不是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几节是他所作[1]，我们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西藏人既一致地承认这位神圣的教皇是这些“爱情之歌”的作者，那么这位圣人的事迹一定是读者所愿意知道的。不过关于这位喇嘛生平的事迹我费了许多工夫只找到了一些零星的记载和传说。因为关于他的专著在西藏文中虽有几种[2]，只是在北平我还一种也未能找到。在北平印行的西藏文书关于仓央嘉措的记载较多的只有《隆德喇嘛著作集》一种。中文书中关于这位喇嘛的记载极少；《西藏图考》和《卫藏通志》都未有只字说到他的事。《东华录》、魏源的《圣武记》和张其勤先生的《西藏宗教源流考》[3]关于他有一点记载，可是也不过寥寥数语。西文书中记载他的事迹较详的有：(1) 德国舒尔曼的《历代达赖喇嘛史》[4]；(2) 美国罗克希尔的《1644至1908年间拉萨达赖喇嘛与满洲皇帝之关系》[5]；(3) 英国贝尔氏的《西藏之过去及现在》[6]。下边即根据以上这几种书为这位喇嘛作一个传略。

仓央嘉措全名为罗桑瑞晋仓央嘉措[7]，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十六日在西藏南部寞[8]地一信奉红教[9]的世代名门家降生。父名吉祥持教，母名命自在天女。他降生的时候第五代达赖喇嘛阿旺罗桑[10]正脱缁不久。他很小的时候即被第巴桑结[11]找到，认为是达赖喇嘛的转生。他早年是在聂塘附近的讷尔布康[12]受的教育。年十三即从班禅罗桑伊喜[13]在讷尔布康受戒。据《东华录》和《圣武记》说当时世人还不知道第五代达赖喇嘛已去世，因为第巴桑结不愿意失却第五代达赖在蒙古和中原所有的威望，还密不发丧，用他的名义独揽政权。自然认仓央嘉措为达赖转生的事也未对外宣布。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帝遣使往拉萨命桑结使达赖与使臣相见，桑结不得已乃将实情秘奏康熙。不过罗克希尔说，……据西藏的记载认仓央嘉措为达赖转生的事并未守过这么长久的秘密。西藏史书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仓央嘉措到了坐床[14]的年岁即从班禅罗桑伊喜行坐床的典礼。那时班禅35岁，清朝皇帝曾特派章嘉呼土克土善意具法[15]到拉萨去参与这次典礼。

仓央嘉措年岁渐长以后，乃成了一位多情多欲放荡不羁的风流少年。他不安于遵守清规，却去修饰布达拉官的官室林苑，并沉湎于醇酒妇人。有时变装易名，到拉萨城中去寻芳猎艳[16]，在布达拉山后新建的寨后龙官[17]游苑中

也做出了不少的风流事。

几年以前就有人疑惑仓央嘉措不是达赖喇嘛的转生。据说桑结之所以未将奉仓央嘉措为新达赖的事早向世人宣布，这也是原因之一。他长大后之放荡不羁和任性妄为，越发使人疑惑他不是真达赖。拉藏汗[18]和康熙帝以为若使他继续做黄教教主恐怕西藏要发生变乱，乃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同伊犁的厄鲁特王策妄那布垣[19]同时声明不承认他为真达赖。他乃毫不抗争，即在班禅喇嘛面前声明情愿放弃黄教教主的尊位，却保留教主在现世所享受的特权。从此以后乃公然花天酒地地闹了起来，康熙皇帝、拉藏汗和蒙古王公等三番五次地警告，他都置之不理。

在数年中拉藏汗即以立新达赖的缘故和第巴桑结交恶。桑结曾有两次想毒杀拉藏汗，并曾想用武力将拉藏汗逐出西藏之外，都未成功。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拉藏汗乃率兵攻第巴宅，第巴桑结逃至城外一堡寨中固守。拉藏汗假借达赖喇嘛的命令使之投降，旋又杀之。以后拉藏汗想用和平手段废新达赖，欲使各大寺喇嘛审判仓央嘉措犯戒的罪状，乃召集了一个喇嘛会议。但参加会议的喇嘛，意见之不一致。大多数的喇嘛只说仓央嘉措行为之不检，乃因“迷失菩提”之故，却无一人敢表示愿废新达赖之意，且无一人以新达赖为伪。

和平方法既失败，拉藏汗乃取得康熙皇帝之同意，决

意以武力废新达赖而置之死地。即以皇帝诏，使仓央嘉措往北京，而以蒙古卫兵及一心腹大臣伴行。路过哲蚌寺[20]前，寺中喇嘛出卫兵之不意，将仓央嘉措劫去。卫兵遂与寺中喇嘛开战，攻破哲蚌寺，复将仓央嘉措夺回，带往纳革刍喀[21]。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仓央嘉措年25岁，在纳革刍喀被杀，而依照清朝的记载则说他到纳革刍喀与青海间患水肿病而死。

以上都是史书中所载，是比较可信的事实。现在更将在西藏流行的关于仓央嘉措的神话写在下面，以补中西文书中记载的不足。

据我的西藏友人说，仓央嘉措手脚上都带了全副的刑具，走到青海札什期[22]地方突然失踪。这乃是他用神通力脱身，脱身后即往山西五台山，在五台山住了好几年。现在五台山的观音洞即系他当年的住所。现在那里还有他的许多遗迹。洞中有一幅观自在的画像，据说是当年观自在菩萨化做一位女子送与他的。现在且将这个故事写在下边：

有一天他在洞中闲坐，忽然来了一位女子，问他是否需要什么；若有需要，伊愿布施。他说，他想要一幅观自在的画像。那女子应了，第二天即送了一幅极精致的观自在的画像来。他谢了谢那女子，将画像接过去挂在洞中石壁上，即打算为那幅画像诵《安像总持》[23]。忽然那女子离地而起，冉冉走入像中；那像随即发声说道："不必诵

《总持》，我已到像中来了。”他乃猛然醒悟，那女子即是观自在的化身。因此那幅画像乃叫做“说过话的像”[24]。

以后他从五台山到了阿拉善旗，为蒙古人牧羊。有许多羊被狼吃了，他也全不在意。他的主人知道了以后，大加申斥；他乃到山中将吃羊的狼找来，领到主人面前说道：“羊是它们吃的，请向它们理论罢。”主人大奇，乃知他是有来历的人。日后他的来历被人知道了，阿拉善旗的人以为这样慢待了他们的教主，罪业非轻，乃从那事以后每年集款万余两，送往拉萨分给各寺的喇嘛，用做“忏罪的布施”[25]。据说这项布施至今还未废除。

他以后的行踪有两种说法：一说他即在牧羊者中间示寂；一说他从阿拉善又回到西藏，在拉萨南方一个山洞中修习静业，即在那里坐化。

在西藏最初虽因仓央嘉措放荡不羁的行为，有些人疑惑他不是达赖转生；但是等到拉藏汗率兵到拉萨以武力行废立的时候，西藏人却都为他鸣不平。等他被掳去以后，西藏人都怀念他。大概因为他虽行为不检，为当时禁戒清净的喇嘛所不喜，一般人对他却无甚恶感。加之他又有过人的天才——从他的《情歌》中即可看出他是一位有文学天才的人。据一位西藏人说，他乃是历代达赖喇嘛中博学者之一，在《情歌》以外还有许多正经的著作，都是些有

价值的书。从这些书中处处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因此当他被掳去的时候，在西藏几乎没有人疑惑他是假达赖了。甚至有人说他的放荡的生活，乃是“游戏三昧”，并未破戒体。据一位西藏友人说有一本《仓央嘉措传》中有“没有女子做伴，从来未曾睡过。虽有女子做伴，从来未有占染”[26]的话。有许多西藏人都信以为真。所以拉藏汗废了仓央嘉措立伊喜嘉措为达赖时，西藏人都十分反对。后来一听说达赖已在里塘转生，乃欢喜踊跃，以为仓央嘉措“我也不到远处耽搁，到里塘走一遭即回来”[27]的话应验了。

仓央嘉措的《情歌》乃是西藏最流行的歌谣之一。我所遇见的西藏人大半能将歌词成诵。大概第一因为歌中的词句，几乎全系俗语，妇孺都能了解；第二因为歌词多半是讲爱情的，又写得十分佳丽，人人都感兴趣，所以能传得普遍。

虽说歌词易解，却不是个个西藏人都能将各节的意义完全了解的。我常见有西藏人口里能将歌词背诵得很熟，等到问他每节的意义，他却有许多不知道的。有时乍问他，他还以为能完全了解，待仔细问下去，他总发现自己不能完全了解。我想这样的经验在我们以“不求甚解”为高的国人中，也或者不是稀罕事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据西藏友人说西藏的歌曲一般有下列几种：（1）gral－glu，意为“排歌”。歌者都坐下摆列成排，同声唱和。歌词多为吉祥语，新年或婚嫁时用以祈福，平时无人唱。（2）bshad－chen，意为“大歌”。乡间农民农事毕后，宴乐时用之。以歌词冗长故名。（3）sgor－bshad，意为“环歌”。唱时男女携手成一大环，左右旋转，同声合唱。（4）ka－bshad，意为“字母歌”。乃以西藏文之30个字母，依次作歌词中各句之第一字，故歌词以30句为限。在西藏爱间的唱和，多为此种歌，故歌词多为男女爱慕之语。（5）gtang－thung－bshad，意为“短歌”。普通每节四句，每句六个缀音。西藏人日常口头随便唱的，及跳舞时普通所唱的歌曲，都是这一种。仓央嘉措的《情歌》即系此种。

我最初翻译时所用的原文，是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带来的一本梵式小册子。全书共有歌词237句。原文只每两句分为一段，并不分节。为读时方便起见，我乃照歌词中的意思分为54节。后面自第1节至第54节全系从拉萨本抄出。我译完了拉萨本以后，从一位友人处借到了一本达斯的《西藏文法初步》，乃见该书《附录》第33页中也有仓央嘉措的《情歌》。我将两本对照着看了一遍，彼此微有不同。拉萨本共有237句，达斯本共有242句。现在为比较时的方便，也将达斯本划分成节，则拉萨本共有54节，达斯本共有55节；而拉萨本中又有六节和达斯本不同。拉

萨本的第11、23、24、26、27、45节为达斯本所缺，而达斯本在54节以后多出了七节。今合两本所有，共得61节。据一位西藏人说，全本还不止此数，至少比这还多四分之一。他说在第29节后，应有“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致相恋。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一节。今将此节写在第61节后，作补遗。

拉萨本中错字非常多，54节中没有错字的只有七节。有时一节中有错字七八，因此翻译时非常困难。因为西藏字虽系用字母拼音，但是拼法不同，意思不同，而读音却完全相同的字非常多。譬如：hdre［魔］，hdres［混合］，hbras［果］，bhral［分离］，hbrad［撕］，sbrel［联合］，dgrad［铺］，bgre［老］，hgre［滚］，hgrel［求］，sgre［敞］都读作dre。此外依文典中规则读音本不应相同，而在拉萨人的读音中常常相混的还有许多。如后边第44节中khu－byug误作khu－chug即是一个例证。因此在翻译时若原文中遇有错字，须在字典中遍查同音和在拉萨读音中声音相似的字，看哪一字与上下文的意思相合，方可断定全句的意义。因为我在翻译时未能及早得到达斯本，因此费了不少的憨力气。待得到达斯本时，我已借西藏友人的助力，将拉萨本译完了。不过得到达斯本后我也借它改了几处错误。如第8节中第2句，西藏友人向我说的解释很含糊，得到了达斯本后乃知rkyang系skyeng之误，那一句的

意义乃觉了然。

现在虽已找到错误极少的达斯本，我在后边还是依照拉萨本一字不改地抄了出来，只将正误附在后面，因为：第一，借此可使读者知道西藏印书的真相；第二，从这些错误中可以找出一些研究拉萨人读音的好材料。

据我所知，只有英人贝尔氏曾将后边的第1、3、4、5、6、57各节及第50节中间的四句译为英文，载在《西藏之过去及现在》第38、39两页。此外还未见有别人译过。贝尔氏说西藏原文词简意丰，不容易以同样简洁的文字译为英文；我在翻译时乃只求达意，文词的简洁与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顾。

---

[1] 如第45、54两节和其余各节中的思想颇觉不伦不类，疑非一人所作。

[2] 据西藏友人云，《仓央嘉措传》最好者乃阿拉善旗印行。

[3] 即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文库》第十一种《西藏调查记》之前半卷。

[4] Die Geschichte der Dalailamas，von Günther Schulemann，于1911年在德国Heidelberg出版。为《宗教科学丛书》之第三种。

[5] The Dalai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1644－1908，by W. W. Rockhill，系在1910年之《通报》Serie II. vol. XI发表，有重印之单行本。

[6] Tibet Past and Present, by Sir Charles Bell, 于1924年在Oxford出版。

[7] 按“罗桑”藏文为blo－bzang意译当作“善意”。此后之两缀音在后面《情歌》第50节第8句中，达斯本和拉萨本俱作rig－hdsin，意为“持明咒者”。他书中有作rin－chen，意为“宝者”。不知孰是。“仓央”藏文为ts-hangs－dbyangs，意为“梵声”。“嘉措”藏文为rgya－mtsho，意为“海”。“罗桑瑞晋仓央嘉措”乃是我用最相近的北平音译blo－bzang－rig－hdzin－ts-hang－dbyangs－rgya－mtsho几字现在拉萨的读音。这几字在《康熙记行》中作“罗卜藏林沁仓洋嘉木磋”，在《西藏宗教源流考》中作“罗布藏仁青策养嘉穆措”，都和现在拉萨的读音相去太远。

[8]“寞”字在藏文中虽写作Mon，却读作Moe，所以音译作“寞”。

[9]《圣武记》中载策妄上圣祖书，说仓央嘉措是红教喇嘛。舒尔曼氏书中只说他是生在信奉红教的家庭。

[10] 藏文为ngag－dbang－blo－bzang－rgya－mtsho，意为“声自在善意海”。

[11] 藏文为sde－srid－sangs－rgyas－rgya－mtsho，按sde－srid系sde－pahi－srid－la－hdsin－pa之简写，意为“执政”。《圣武记》及《东华录》俱作“第巴”乃sde－pa字之译音。但藏文书中未见有称桑结为sde－pa者。Sangs－rgyas意为“佛”，中文书中之桑结乃此字之音译。Rgya－mtsho，意为“海”，中文书中未译此字，但在西藏都用全名，未有只称之为sangs－rgyas者。

[12] 藏文为nor－bu－khang，意为“宝室”。

[13] 藏文blo－bzang－ye－shes，意译当作“善意智”。

[14]“坐床”一词见《圣武记》。西藏达赖之“坐床”即中原皇帝之“即位”。

[15] 按“章嘉”藏文为lcang－skya，乃青海地名。“呼土克土”为皇帝

所封之尊号，乃一蒙古字之译音，意为“尊者”。“善意具法”藏文为 blo - bzang - chos - ldan。这位章嘉呼土克土即《雍正御制语录叙》中所赞扬的那位。

[16] 参看《情歌》第 50 节及附注。

[17] 藏文为 rdsong - rgyab - klu - khang。舒尔曼氏书中误写作 Jum - Kio - lu - khang 而译作“清水宫”（Schloss der frischen Wasser）。按此地四面环水，如北平之瀛台，所以叫做“龙宫”。

[18] 藏文为 rgyal - po - lxa - bzang，乃固始汗这曾孙。固始汗即灭藏巴汗而以西藏布施与达赖班禅者。

[19] 藏文为 tshe - dbang - rab - brtan，意译当作“命自在妙圣”。

[20] 藏文为 hbras - spungs，意为“米堆”。

[21] 藏文为 nag - chu - kha，意为“黑水口”。

[22] 藏文为 bkra - shis - hkhyil，意为“吉祥漩”。

[23]“安像总持”乃召请佛、菩萨之神灵使安住像中之咒语。可参看《造像量度经续补》第 27 页。

[24] 藏文为 gsung - hbyon - ma。据说西藏铜像或画像因会说话而被称为的很多。

[25] 藏文为 gshags - ldom。

[26] 藏文原文为 dgong - re - nang - mo - med - pa - nyal - ma - myong thig - le - gnyung - dkar - tsam - zhig - gtong - ma - myonf，直译颇不雅驯，疑非《仓央嘉措传》中语。

[27] 参看《情歌》第 53 节。

【补充说明】

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说过："没有一种语言能垄断人类的所有表达。任何一个学过两种语言的人都知道，两种语言之间，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翻译的，某些概念，某些关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会感到一种沟壑，或者遗失。"

于道泉先生作为"仓央嘉措情歌"的第一位汉文翻译者，出于对译作的严谨性考虑，在译文中多处用到中括号［ ］：其一，有些藏文直译过来的词汇，没有轻易用与汉文意思相近的常用词汇简单代替，而用中括号括之，并有选择的进行了注释；其二，有些藏文直译过来的句子，汉文意思表述不够完整，用字或句对原译文进行了补充，并用中括号括之。

——编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